

掌家娘子

ZHANGJIA
NIANGZI

云霓
YUNNI WORKS 著

他浴火重生，
她强势出击，
强强联手，
玩转朝局、宅门。
千般谋算，
万般追求只为
他的「掌家娘子」。

吱吱·袖唐 联袂推荐
起点白金作家云霓教主继
《复贵盈门》《吉时医到》
后再创爱情奇迹！
百万粉丝期待
燃向逆袭人生



掌家娘子

ZHANGJIA
NIANGZI

YUNNI WORKS
/ 云霓 /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掌家娘子 / 云霓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229-10681-2

I. ①掌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0209 号

掌家娘子

ZHANGJIA NIANGZI

云霓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梅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: @ 竹铃叮当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36.25 字数: 935 千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681-2

定价: 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CONTENTS

	楔子 /001	第七章	救人 /143
第一章	反抗 /003	第八章	钦佩 /175
第二章	意外 /025	第九章	团聚 /201
第三章	亲情 /046	第十章	求师 /220
第四章	报恩 /061	第十一章	回京 /241
第五章	欢心 /089	第十二章	逆子 /266
第六章	捉住 /107		

姚家的宅院，午后的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，新发的叶子如同水洗过般发着灿绿的光。

“啪啦啪啦”一双手飞快地在算盘上跳跃着，算盘珠撞击的响声清脆悦耳，足足打了半个时辰，沈氏才停下来笑着看卧榻上的女儿：“算出来没有？是多少？”

旁边的妈妈有些不忍：“加一笔减一笔，奶奶打得也太快了，奴婢都看不过来，七小姐才六岁。”

沈氏仍旧耐心地看着女儿。

“出入之后结余九百八十三两。”稚嫩的声音从婉宁嘴里传出来。

“好婉宁，”沈氏脸上露出欣慰又欢快的笑容，用手去抚摸女儿的小脸，“只要有这个本事，就算母亲不在身边也能在这个家里安身立命。”

婉宁怯生生地看着算盘：“可是爹爹不喜欢，爹爹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，婉宁该学琴棋书画。”

沈氏的笑容顿时冻结住，怔愣了片刻，眼角落下来，目光中带着愤恨：“什么书香门第，十年前他是卖掉了祖产去赶考却名落孙山，若不是我父亲喜欢他满腹学问，他早就饿死街头，我一百多抬嫁妆，几年的悉心照料，才让他考取了功名，如今他倒嫌我一身铜臭？商贾家是算计在先，可凭的是买卖利益，我们是称斤论两，至少心里还有杆秤，他呢？良心都让狗吃了，若是还记得我们家从前的恩惠，就不会做出今天的事……”

“奶奶千万不能这样说，要是被三爷听到了可如何是好。”旁边的管事妈妈吓得面无血色，连婉宁也缩起了脚。

“婉宁别怕，”沈氏蹲下身一脸的歉意，“娘亲不说了，娘亲给婉宁做好吃的桂花糕。”

婉宁脸上刚要露出笑容，下人匆匆忙忙进屋，哆嗦着开口：“奶奶，不好了，沈家来领奶奶回去了，说是二爷已经写了休书……”

婉宁只觉得母亲的手紧紧地将她攥住，半晌屋子里静寂无声，婉宁抬起脸只看到母亲脸上的泪水滚落而下。

“他下了休书？他要休了我！”

沈氏瞪圆了眼睛，看着身边同样惊诧的管事妈妈，悲愤地说：“十几年的夫妻，我毕竟辛苦持家又生下了婉宁，他就这样将我休了……”

沈氏浑身颤抖着，厉声嘶喊：“说什么我善妒，就是因为我是出自商贾之家，阻碍了他的前程，什么正人君子，连畜生也不如。”

屋子里的人都呆愣在那里，沈氏几步上前将墙上的剑摘下来：“我不能就这样走，我要和他了结个清楚……”

“奶奶，”管事妈妈吓得面无血色，忙抱住沈氏的腿跪下来苦苦哀求，“如今长辈已经拿着休书上门，已经万难挽回了啊！奶奶要为七小姐想一想，闹出事来以后七小姐要怎么办？”

婉宁怔怔地看着沈氏。

“娘亲，”婉宁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拉扯沈氏的手，“娘亲怎么了？娘亲别生气……”

“娘要走了，”沈氏半晌擦掉眼泪，蹲下身露出凄然的笑容，“婉宁要照顾好自己，”说着将手落在婉宁小小的肩膀上，剩下的话也要哽在喉咙里，“婉宁还这么小，她还这么小……”

沈氏一把将婉宁搂在怀里。

听着沈氏哭泣的声音，婉宁愈发害怕，拼命地摇头：“娘亲要去哪里？”

“回扬州。”

“娘亲要去看外祖母？也带婉宁一起去。”

沈氏摇头：“这次不行。”

婉宁眼睛里泛起泪花：“我不，我不让娘亲走，我要跟娘亲一起走。”

“婉宁，”沈氏皱起眉头，声音也大起来，“以后不能这样不懂事。”

从来没有严厉过的母亲一下子变成这样的模样，吓得婉宁不敢再说话。

沈氏的声音仍旧生硬：“婉宁要听乳母的话。”

婉宁不肯松开沈氏的手：“听乳母的话就能见到娘亲了吗？”

沈氏摇摇头而后又点点头，声音也柔和起来：“等婉宁长大了，就能见到娘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，”沈氏满眼哀伤，松开婉宁，又舍不得地将婉宁抱在怀里，“若是爹爹对你不好，就去找你五叔，你五叔……一定会护着你。”

为什么爹爹会对她不好，娘亲为什么一定要走？

“婉宁……婉宁……”

娘亲的声音越来越远。

别走，别走，呜呜咽咽的哭声在她心里回荡。

“娘亲别走，娘亲别走，娘亲走了之后他们会像对付娘亲一样对我。”

滚热的眼泪沿着她的眼角流进鬓间，姚婉宁想要大喊却豁然惊醒，映入眼帘的是葱绿色半旧不新的帐子。她这是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八仙桌上放着一只药壶，热气蒸腾中，浓烈的药味跟着传出来。

周围的一切熟悉又陌生。姚婉宁茫然眨着眼睛，她开始仔细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，努力回想到底是怎么从家里来到族中又睡在这个床上。

父亲休了娘亲不久就新娶了张氏，有一日她去张氏屋里问安就看到张氏坐在地上，裙脚满是鲜血，她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下人就奔跑着大喊，说她推倒了张氏。

张氏虽然顺利临盆，她却仍旧被送来族里受教。

前几日族中姐妹一起去采莲，她欠身看湖里的锦鲤，不知被谁从背后推了一把落入湖水中。

被人从湖中救上来，她就发起了高烧，姚家里里外外都觉得她要死了，没想到她却这样挺了过来。这几天她一直梦见小时候的事，那些情景清清楚楚就在眼前，每一次看到母亲的背影她都想要撕心裂肺地大喊。多么庆幸经历了这么多她还活着，她不能再这样任人摆布。

她要为自己，为母亲而活。

第一章 反抗

“那痲病鬼躺多久了？”

“有个三五日了，粒米不进。”

“莫不是要死了？”

“要死就快点死，这样拖着让我们也不得安生，死了我们也好各自回去，免得在这里跟着沾晦气。”下人们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“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”悲愤的声音传来。

姚婉宁听出是童妈妈，童妈妈伺候过母亲，母亲走了之后童妈妈被调去庄子上，她舍不得童妈妈因此大哭了一场，没想到张氏这时候肯让童妈妈过来她身边。

有婆子抬起眼：“是七小姐自己犯了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么多娇贵的少爷、小姐出去采莲，怎么就七小姐掉进湖里，福薄命短谁也不能怪，主子走了没关系，你还是想想自己日后该怎么办？我见过的忠仆殉主可多着呢……”

婆子话刚说到这里，转头随意一瞄吓得差点坐在地上，门口站着一个人影，仿佛是从屋子里飘出来，乌黑的长发，雪白的脸，一双眼睛发着幽幽的光，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瞧着她。

这是……婆子张大了嘴。

七小姐……

谁都知道七小姐要死了，寿衣装殓的物件都准备好了，只等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……要死的人，怎么可能好端端地站在这里。

周围诡异地安静下来，窸窸窣窣的树枝摇摆声显得格外的清晰，太阳也藏进云朵里，整个小院说不出的惨人。

眼前这个到底是人还是鬼。

那张惨白的脸上除了阴森没有别的表情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人。

婆子开始打哆嗦，大白天的，见鬼了。

鬼……

“啊……”终于有人压不住心头的恐惧，大声尖叫。

“闹鬼了。”下人惊呼着四散逃跑，那婆子也想要逃，却脚一软瘫坐在地上。

婆子眼看着七小姐向她飘过来，衣服窸窣的声音让她浑身的汗毛竖起。

婆子打了个冷战，半晌才想起救命的法子，跪着磕起头来：“七小姐，是奴婢错了，奴婢不该说闲话，七小姐大人有大量饶了奴婢吧，奴婢给您磕头，”婆子双手合十作揖，“饶了奴婢吧，饶了奴婢吧！”

婆子哆嗦成一团，就怕那双绣花鞋来到她面前。不要来索她的命，不要来……

面前的绣花鞋动了动，婆子全身的血液顿时冲到头顶，她伸出手开始不停地掴脸：“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”额头叩得满是青紫，看起来狼狈不堪，边喊边躲，连滚

带爬地冲出院子。

院子里只剩下童妈妈怔怔地看着姚婉宁。

“七小姐……七小姐……”童妈妈也带了颤音，不由自主地也向后退一步。

心里有愧疚的人才会怕鬼。

太阳从云朵里钻出来，姚婉宁迎着阳光舒服地喘了一口气，不过是站在这里就能看到所有人真实的表情，看来她病这一场也不亏。

为别人着想不易，为自己着想却是最最简单的事。

童妈妈眼睛泛出泪水来：“七小姐，您的病好了，您还活着……”

她当然还活着，只有活着才会让人害怕。

童妈妈将姚婉宁搀扶回床上，连忙将桌子上的粥拿来，眼看着姚婉宁张开嘴一口口将粥吃掉，童妈妈这才相信七小姐真的好起来了。

童妈妈用袖子擦着眼睛：“太太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，只是想要老爷好好待小姐，没想到这才几年……姚家有今日都是因为沈家，冲这一点老爷也该护着小姐，”童妈妈越说越伤心，“我的小姐，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把拿出去的东西……都拿回来。”

童妈妈听不明白。

姚婉宁宛然一笑：“连本带利地……收回来，让他们……看看什么才是沈家人。”

父亲嫌弃得没错，她说到底还是沈家人，她就用商贾的法子跟姚家算这笔账，给姚家的她要收回来，姚家现在有的她也要拿来。

姚六爷房里，六太太寿氏快打着算盘。

“寿衣要四时衣裳，各色绸缎被褥一样也不能少，毕竟是官家的小姐，就算不能出殡，葬的时候也不能寒酸，”寿氏摆弄着手里的辣椒粉，“等沈家人来看的时候，我就用辣椒粉揉红了眼睛，替七小姐可怜几句，让沈家人再出一份银子给七小姐装殓。”

寿氏得意地翘起嘴唇，她的眼泪也是要花钱买的，就让沈家出这笔银子。

姚六爷差点将嘴里的茶水喷出来，惊诧地看着妻子：“你真是疯了，这种银子也要赚。”

寿氏顿时一脸愤然：“今年大旱，本来我想用这丫头和沈家一起做米粮的买卖，谁知道她偏偏这时候要死了，如今光靠发丧能赚几个钱？”

寿氏话音刚落，就听到有人跌跌撞撞地进门。

“不好了，”管事妈妈领着伺候姚婉宁的婆子进屋禀告，那婆子吓得魂飞魄散，手心里攥着一汪冷汗匆匆地开口，“六太太您快去看看，那个京里来的七小姐诈尸了。”

诈尸？那婆子目光直愣，姚六爷也跟着脊背发凉，正要开口问清楚，寿氏已经按捺不住，“腾”地一下站起身，一巴掌扇过去，将那婆子打得原地转了个圈：“人还没死哪里来的诈尸？”

寿氏怒气冲冲的表情让婆子清醒了大半，哆哆嗦嗦地禀告：“我们都看到了，七小姐自己站在门口……”

寿氏冷笑：“我去看看一个要死的人还能闹出什么花样。”

姚婉宁喝了两口水，忍不住咳嗽几声。

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淡蓝色木槿花的帘子被快速地掀起，露出寿氏尖尖的瓜子脸。

姚婉宁抬起头打量寿氏的脸。

寿氏眼睛灵活，目光闪烁，这样的人机敏却欠沉着，虽然工于算计，也有个弱点喜欢贪小便宜，只要攥住她的命脉就能抓住寿氏，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这个道理。

“婉宁。”

听到姚婉宁应了一声，寿氏才走进来：“你这孩子，可吓坏婶娘了。”

寿氏抹着眼泪进屋拉起婉宁的手，仔仔细细地将婉宁看了一遍：“我已经让人去请郎中，这时候要多吃几服药……”

七丫头的手是热的，什么闹鬼，还是那个柔弱的丫头，什么都没变。

寿氏边说边看婉宁的神情，一双眼睛看着清澈却没有什麼思量，只是任由她拉着说话，一副任她揉捏的模样。

七丫头活过来，这是老天要让她发笔大财，寿氏心里想着，却叹口气，温和地用手梳理着姚婉宁的鬓发：“我已经让人捎信去京里，你父亲知道你身子弱定然会让人来接你回去，这段日子你好好将养，回到京里不要再惹你父亲生气。”

姚家人都知道她想要回京，寿氏这样说，好让她乖乖地听话，不过寿氏这次打错了主意，新生的姚婉宁早已不依靠那个狠心的父亲。

姚婉宁摇头：“爹爹不会接我回去了。”

寿氏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眼睛里不禁显出惊讶的神情。

七丫头不是一见到她就可怜巴巴地问：“爹爹什么时候接我回京？”

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“别胡思乱想，”寿氏立即打断姚婉宁的话，“终究是父女，总是惦记着你的，送你来族里是为了让人知道你在长辈面前受过教，更懂得礼数，将来和陈阁老议好了亲事，你风风光光嫁进陈家，谁还能看不起你？”

“婶娘骗我，”姚婉宁目光忽然锐利起来，“婶娘一直都在骗我。”

接二连三的变化让寿氏惊诧，看着姚婉宁半晌才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我怎么会骗你。”

“婶娘将我关在绣楼里，就是要我乖乖听话，多少天都不来看我，任由那些恶仆在旁边说我闲话，婶娘是不是就想让我死在这里？”

童妈妈不禁惊诧，七小姐可真敢说，这样的话也能径直说出口。

寿氏瞪大眼睛：“婉宁……”

姚婉宁看向寿氏身后的下人：“婶娘如果不愿意我留在这里，就将我交给族里长辈，也免得麻烦。”

无利不起早，就像寿氏这样的人，没有十足的好处是不会养一个没人要的小姐，养到现在还没得到回报她怎么可能松手。

姚家自诩是家谱的人家，子孙后代定要读书出仕，可姚氏子弟大多考中的是秀才，中举的寥寥无几，姚家族里本就不算殷实，这样过了几十年家产也被折腾得七七八八，祖父是个倔脾气，认准了科举不回头，父亲落榜几次心灰意冷，祖父却将家中唯一的田产卖了供父亲去赶考，结果父亲又是名落孙山。

外祖父就是看准了姚家这股倔劲儿才想要和姚家结亲，继续供父亲科举。

与姚家相反沈家祖上本也是普通的读书人家，却因几次科举不成，改开了豆腐坊，沈家的生意就从卖豆腐做起。祖父常挂在嘴边的话，沈家巨富到头来不过是个卖豆腐的。母亲听了气得脸色发白。

如果不是沈家，祖父和父亲早就饿死了，哪里还有父亲考中进士，入翰林轮外放，又调

回京进吏部，仕途这条路走得再顺当不过。

这些年姚氏族中也将暗地里跟着沈家赚的银子拿出来放利，真正摸到了达官显贵的边，族里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，如果能在族里管些事务不知能赚多少银钱，寿氏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她接来。

寿氏一边攀着父亲和张氏，一边在族里替长辈分忧，她死了或者活着寿氏都是有戏可唱的，不死不活地闹起来，寿氏就算白忙了一场。

寿氏算得清楚，她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想到这里她站起身，“说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”这七丫头死活本来是没人管，错就错在她以为七丫头逃不过一死，为了免得日后和沈家撕破脸皮，她早早就将消息送去沈家。

现在沈家人赶来看七丫头，七丫头却又活了。七丫头死活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这时候死，死了就阻了她的财路，沈家人已经到了泰兴，这时候七丫头不能出事。

寿氏狠狠地瞪一眼身后的下人，一掌将小案子上的茶杯摔在地上，厉声道：“是谁在七小姐屋里嚼舌头？不说出来就让牙子进来将你们一个个都领出去。”

寿氏这样训斥下人，几乎让屋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，一个要死的七小姐，活过来之后仿佛就得宠了，嚼舌的婆子急忙跪下来，后面一干下人都哆嗦着跪倒在地。

望着乖乖服软的下人，童妈妈诧异地看了一眼姚婉宁。

姚婉宁抿着嘴不说话。

寿氏发落一干下人：“谁也别想领分例，内宅容不得，你们都到外面庄子上去。”

听说要去庄子上，管事婆子顿时哭起来。

寿氏道：“谁也不用求情，都是自作自受，也就是七小姐好性儿，现在才与我说，我只当你们尽心竭力地侍奉，哪知道你们这般怠慢。”

寿氏让婆子们将下人领出去，这才和颜悦色地看婉宁：“我再找两个得力的过来伺候。”

姚婉宁摇头：“我不要她们，我只要童妈妈。”

“童妈妈哪里能做得那么多事？”寿氏将声音放轻一些。

“奴婢能做，”童妈妈急忙道，“小姐是被吓到了，若不然太太叫几个人在屋外侍奉。”

寿氏半信半疑地看姚婉宁。

姚婉宁靠在床边不声不响地让寿氏打量。阳光照进屋子，婉宁的脸格外的清晰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大大地睁着，不管寿氏怎么看，婉宁的目光不挪动分毫。

人对眼睛能看清楚的东西总会格外地放心，她就是要让寿氏放心。

寿氏收敛了目光低声试探：“沈家要来看你。”

提起沈家，姚婉宁慌忙摇头：“我不见，我不见沈家人。”

“不见，不见，”寿氏小声哄着，眼睛里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，“这样也好，免得让你父亲知道了又要伤心。”

姚婉宁重重地颌首。寿氏这次格外有耐心，吩咐下人整理婉宁的东西：“身体好一些了就出去走走，我让你五姐姐带你去园子里。”

姚婉宁看向窗外露出欢喜的神情，开口说话前咳嗽了一阵：“五姐姐……好久……没来看我。”

寿氏仿佛仍旧惊魂未定：“你落水将你五姐姐吓坏了，每日里在佛堂为你祈福，如今你好了，就让她过来陪你。”

她是忘不了姚婉如的，她落水时看到的就是姚婉如那双带着笑意的眼睛。

姚婉宁顺着寿氏的意思颌首，很快却又摇头：“我……不出去……”

寿氏不禁一怔，方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，要让沈家人看到婉宁好端端地坐在那里，就不能有半点的强迫，寿氏只得柔声道：“怎么？”

姚婉宁垂下头，用十分软弱的声音：“身上没有力气……”

寿氏恍然大悟，脸上又堆满了笑容：“郎中开了药，吃两日就好了。”

姚婉宁又摇头：“那我也……不去……”

寿氏不禁皱起眉头：“待在床上闷也要闷出病来。”

“上次……采莲，族里……的姐妹……都笑话我，”姚婉宁态度坚决，“没有新衣裙和首饰，我……不出去……”

寿氏不禁气血上涌，竟然当着她的面要起衣裙、首饰来，这可不像是七丫头的性子，七丫头就是受了委屈也没胆子说出口。

寿氏心里觉得奇怪，可婉宁眉宇间那藏不住的稚气和软弱，顿时又让她有一种能将婉宁牢牢握在手里的感觉。

毕竟是个十二岁的丫头，无非是使使性子，要些好吃好穿，能闹出什么幺蛾子，反正这些东西买了也逃不出她的手心，寿氏拿定主意：“好，我就让人去买漂亮的衣裙，再置办一套新头面。”

姚婉宁抬起头向寿氏露出一个欢快的笑容：“我要一件……和五姐姐一样的……银红色褙子……”

寿氏也笑着点头：“好，就要银红色的褙子。”

童妈妈不禁瞪大了眼睛，小姐这么容易就让六太太答应置办衣衫和首饰，这可是六太太，精明算计的六太太啊。

六太太现在的模样，好像小姐说出什么要求六太太都会答应。小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本事？可既然是这样，小姐为什么不见沈家人？

等到寿氏带人离开，童妈妈上前：“七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沈家来人了怎么能不见？”姚婉宁摇摇头：“我要见，他们是不会让我见到的，我不见，他们却会想方设法让我去见。”

童妈妈听不明白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为什么，寿氏最清楚。

寿氏从婉宁的院子里出来径直回到房里，吩咐管事妈妈：“将县医署的蒋大夫请来，抓两服好药给七小姐补身子，换两床稍厚点的被褥，让人用熏炉祛祛湿气，让成衣铺的娘子过来照五小姐那件银红色蔷薇褙子给七小姐做一件。”

寿氏一连串吩咐下去，管事妈妈听得愣在那里，太太怎么会突然照顾起七小姐来了。

“快去。”

寿氏催促，管事妈妈才应一声退下去。

姚六爷诧异地看着妻子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方才还算计赚装殓的银子，如今怎么倒搭钱看病做衣裳？”

寿氏扭身坐在椅子上：“要想赚大钱自然要用些本钱，”说着抿口茶，“都怪那些碎嘴的婆子口无遮拦，让我又要费些周折，好在那丫头听话，送来我这里的时候就不声不响地整日坐着，现在更是没有了主意。”

姚六爷凑过来：“这么说这件事就要成了？”

寿氏掩嘴笑：“那是自然，等银子入了手，踢开沈家，我再摆弄七丫头，不怕京里那边不满意。”

新换的被褥都用香熏过，有一股淡淡的桂花味儿，婆子边换边夸寿氏：“太太疼七小姐，五小姐缠着太太要这新被褥，太太一直没答应。”

姚婉宁躺在床上，身体一下子陷入软软的床铺内，新被褥果然舒服。

县医署的蒋大夫来诊了脉，姚婉宁特意将方子要来看。

蒋大夫奇怪地道：“七小姐也懂看方子？”

姚婉宁摇摇头将方子递给童妈妈：“只是少许药理。”她这样说也没错，起码她知道这些药对不对她的症。

童妈妈亲手将药煎来，姚婉宁一口口喝下去，这样被寿氏精心调养了一日，姚婉宁已经觉得身上有了力气，心里也畅快起来。

童妈妈满怀心事地走过来，看着姚婉宁脸上的笑容不忍开口，只是轻声道：“七小姐今天怎么这样高兴？”

姚婉宁转过头来：“我们就要从这里走出去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童妈妈想要露出笑容，却又飞快地沉下眼睛。

童妈妈从进了屋就一直低着头不敢和她对视，寻常人都能看出童妈妈心事重重，姚婉宁道：“可是有人说了什么？”

童妈妈点点头：“七小姐，六太太说，过几日就让我回去庄子上。”她害怕到时候小姐又要任人摆弄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事来维护小姐。

童妈妈是她的帮手，寿氏当然不可能留童妈妈在这里，利用完她之后就会再像从前一样将她锁在绣楼里。

“童妈妈可愿意留在我身边？”姚婉宁推开窗子。

姚婉宁话音刚落，童妈妈抬起满是期望的眼睛：“奴婢想要一辈子侍奉小姐。”

姚婉宁含笑：“那就谁也不能带你走，我身边的事情，从此之后只有我说了算。”

七小姐被困在这里，一切都由六太太做主，怎么能将她留在身边？可不知怎么的她心里一阵欣喜，就完完全全地相信了，她这是怎么了？七小姐才十二岁，本是该由她照应，她心里却开始依赖起七小姐。她这是老糊涂了吗？

婉宁一直坐在窗边向外看，童妈妈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小院子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。

“窗口风凉，小姐还是小心点。”童妈妈将披风盖上姚婉宁肩膀。

“今天怎么没有听到锣声？”

姚氏的族学开课的时候总要敲声锣，往常都能听到锣声，今天却没有。

童妈妈低声道：“族里今天开正门迎客，可能是怕惊扰了客人，还提醒我不要到处乱走，免得六太太不高兴。”

童妈妈刚说完话，就听姚婉宁道：“什么客人，连半点声音都听不得？”

小姐怎么说半点声音都听不得，童妈妈道：“只是不敲锣啊！”

姚婉宁道：“旁边的东寺也只响了晨钟。”

连寺里的钟也不响了？童妈妈下意识地向外看去。

“小姐，那咱们今天还出不出去？”

“出去，”姚婉宁转过头来，指着下人刚刚送过来的衣物，“不过，妈妈跟人说一声，这身衣裙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五姐姐从二祖母那里得来的那件缠枝西番莲纹褙子，正好配六婶给我做的簪子。”

童妈妈愣在那里：“都是五小姐从您这里抢东西，奴婢拦都拦不住，现在您要五小姐的东西……五小姐怎么会给？”

姚婉宁扬起眉毛：“她怎么能不给。”

这么重要的客人来到姚家，寿氏不想出半点的差错，哪怕是让姚婉如受些委屈。

姚婉如在寿氏面前转了一圈。

“五小姐真漂亮。”旁边的赖妈妈笑着夸赞。

缠枝西番莲的褙子，头上是沈家送来的如意梅花顶簪，从铜镜里看了看自己，姚婉如噘起嘴，撒娇地喊：“母亲，我还想将纱花换成镶了碧玺的石榴花。”

寿氏摇摇头：“那是沈家送给婉宁的，今天沈家人在，你可不能戴。”

姚婉如大大的眼睛微垂，眉毛也轻轻蹙起，嗔怒中还带着几分的娇柔，让寿氏顿时心疼。

姚婉如也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发呆，真是美，她怎么长了这样一张娇美的脸，比母亲和父亲都要漂亮，连祖母都说，姚家的男子要看五叔，女眷要看她。

寿氏上前整理女儿的鬓角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样已经很抢眼了。”

“我戴又怎么样？沈家还能炸了不成？”姚婉如说着扬起声音，“七丫头还要求着母亲给她碗饭吃，母亲有什么好担心的。”

“你不懂。”寿氏不能将整件事讲给女儿听，现在正是她管家，她一眼就看中了族里的几个粮仓，是去年存下的粮食，她就想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将这些粮食高价卖给沈家，她娘家弟弟能向漕帮收来便宜的粮食，到时候一充补，来来去去就是几百两银子。

想到这个寿氏就眉开眼笑：“你不是喜欢蜀锦？今年冬天给你做两件蜀锦的小袄。”

姚婉如刚要答应，崔妈妈从外面进来行了礼：“六太太。”

寿氏头也不抬：“婉宁呢？婉宁来了没有？”

崔妈妈神情有些为难：“七小姐不肯来。”

寿氏诧异转过头，崔妈妈用余光瞄着姚婉如身上的褙子：“七小姐说，想要五小姐这件缠枝西番莲的褙子，这样才配太太送去的首饰。”

“什么？”姚婉如瞪圆了眼睛，“她竟然跟我争衣服？真是笑话。”

见寿氏不说话，姚婉如愤愤地转头，“母亲你就是对她太好，才让她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……”伸出手拉住寿氏，“母亲，快给她点颜色瞧瞧，不然我这心里就不舒服。”

寿氏皱起眉头问崔妈妈：“这是婉宁亲口说的？”

崔妈妈点头：“奴婢也怕听错了，问了又问，七小姐说没有那件褙子，她不出门。”

姚婉如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上。

“她算什么东西，也装模作样起来，”姚婉如一把拿起筐箩里的剪刀，“母亲不去我去，她不喜欢母亲做的衣服，我全都剪碎了，臊死她。我若是她，落得这般谁也不要的地步，不是死了，也剪了头发做姑子去，呸，还敢这样不要脸的作威作福。”

“婉如，”听到女儿骂出这样的话，寿氏沉下脸，“一个大家闺秀怎么能这样说话，也不

怕别人笑话。”

“这是我家。”姚婉如气得脸颊发红，眼睛里仿佛要冒出火花来，一直被她取笑的人，竟然也敢开口跟她要东西。

真是无法无天了！从来都是她去拿七丫头的东西，七丫头只是缩在一旁捧着书看，什么话都不敢说。什么时候轮到七丫头对她开口要东西？只要想到这些，她胸口就如同压了块大石在上面，憋闷得难受。

姚婉如将剪刀握得紧紧的：“母亲还要向着她不成？”

寿氏顾不得安抚女儿，吩咐赖妈妈：“你去跟七小姐说，五小姐今天穿了这一件，她若是喜欢改日请人再做一件给她。”

赖妈妈应了一声带着崔妈妈出去，寿氏拉着姚婉如坐下：“你就不能忍一忍？等沈家人走了，随你怎么闹。”

姚婉如跺脚：“我看她是故意和我作对。”

母女两个说了会儿话，赖妈妈急匆匆地赶回来：“太太、五小姐，七小姐闹着要那件衣服，说什么也不肯出门，奴婢好话坏话都说尽，七小姐只说太太向着五小姐，不愿意照应她。”

寿氏转头去看沙漏，再这样下去沈家人就要来了。

姚婉如听着赖妈妈的话，紧紧地看着母亲，这一次母亲定会生气。

寿氏迎上女儿的目光：“婉如将衣服换下来……”

姚婉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撕心裂肺地大喊：“我不，我不将衣服给她，我不……”

喊了两句见寿氏神色没有动摇，姚婉如似是被抢了最心爱的东西，顿时伤心地大哭起来：“她怎么不死了，她怎么不死了……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童妈妈满脸担忧：“小姐这样折腾五小姐，将来五小姐定然会来闹，奴婢是怕今天痛快，只怕日后不好过。”

寿氏眉头皱起却立即又松开，只能哄着：“好看，比你五姐姐那件衣服好看。”

“我也是选了半天，”姚婉宁盯着手指颤抖的姚婉如，“五姐姐头上那支玉兰簪子真好看。”

听到姚婉宁的话，姚婉如紧张地挺直了脊背，姚婉宁该不会是想要她头上的发簪吧？她刚为了裙子哭一场，现在还要重新梳头不成？

姚婉如急忙拉起姚婉宁的手：“小厨房将糕点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“五姐姐怎么这样着急，不就是去园子里坐坐，”姚婉宁说着看向寿氏，“婶娘还有别的事？”

寿氏也忙笑着：“哪有什么事，只是让你们姐妹说说话。”

姚婉宁热络地叫了姚婉如一声：“五姐姐走吧，我们去园子里。”

姚婉如一动不动，不知怎么的看到姚婉宁的笑容，她心里生出一股寒意，从前她故意欺负姚婉宁的事立即就浮现在眼前。

眼前这个人不就是姚婉宁，她又不是才认识，有什么可怕。

寿氏不禁在一旁催促：“你这孩子还愣着做什么？”

这是她家，姚婉宁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？族里的兄弟姐妹哪个不是帮着她的，等沈家人走了，她就要跟姚婉宁算账，让姚婉宁尝尝她的厉害。

三个人边走边说话，姚婉宁看着寿氏：“婶娘，我身子好些了，想去给祖父、祖母请安。”

听得姚婉宁的话，姚婉如几乎笑出声，真是痴人说梦，祖父、祖母会见她才怪，在对待沈家这件事上，族里的长辈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况又有姚婉宁犯错在先，让三伯母小产，欢哥差点成了没娘的孩子。

寿氏轻声道：“等过几日你的病好利索了再去。”

说着话走进小园的亭子里，下人已经摆好了点心、水果，三个人落座下人端上茶然后站在旁边伺候。姚婉宁向西看去，那就是她住的小楼，距这里不过几十米，这几年她就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。

“婉宁，你五姐姐让你尝尝点心呢。”寿氏亲昵地喊着。

石桌上的点心很精致，酥八样和果子蜜饯放了满满一盒，姚婉宁挑了一样最爱吃的菊花酥放进嘴里，比不得小时候母亲让厨娘做给她的，那时她咬着菊花酥母亲在一旁笑着看她，生像她是个什么宝贝。如今眼前只有姚婉如僵硬的脸。

东西她照吃，只不过这份人情她是如何也不会给的，不去看寿氏和姚婉如免得影响了她的心情。

寿氏听身边的妈妈低声说话，半晌转过脸笑对婉宁：“你们姐妹坐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”

寿氏眉眼上扬、眼角露出细细的皱纹，是真正的高兴的表情。应该是沈家人来了。眼见利益到手，寿氏才会欣喜。

寿氏带着下人离开，在小院子里留下赖妈妈和一干婆子。

姚婉如不想和婉宁搭话，就用帕子蹭着额头。

这样很好，如果姚婉如装模作样和她热络，她还不知道怎么打发她。

旁边的婆子咳嗽一声，姚婉如才不情愿地笑着去拉姚婉宁的手：“七妹妹，今儿天气好……”话说到一半却停住了，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起来。

婉宁将手挪开，让姚婉如扑了个空。

姚婉如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，还没有寿氏的小心机，就这样的人也能帮寿氏骗沈家的银钱？她从前懦弱才让这些人钻了空子。

“你，”姚婉如不知不觉抬高了音调，“你这是……”

赖妈妈连忙咳嗽：“两位小姐想不想喝冰了的酸梅汤，奴婢让人送来两碗，里面放了今年新做的桂花。”

赖妈妈站在婉宁面前，结结实实地挡住了月亮门，婉宁没有理会赖妈妈而是提着裙子站起来，赖妈妈没反应过来，顿时让婉宁看到了月亮门后露出的裙脚和鞋尖。

这是沈家人？是姨娘还是舅母？

那只鞋很快缩了回去。

旁边的童妈妈笨手笨脚地来给婉宁奉茶，不小心将茶碗摔在地上，院子里传来婉宁惊叫的声音。

月亮门那边，沈四太太听到声音要回头看，却被寿氏拉出了院子，走上长廊，寿氏才道：“四太太都看到了，婉宁的病已经好了大半。”

沈四太太眼前浮现着婉宁那张苍白又憔悴的脸。辰娘被休回沈家之后，他们就尽量打听婉宁的消息，姚家这边却摆明了要和沈家断绝往来，老爷几次想要找姚家理论，还是被她压下来，与其闹翻了不如慢慢疏通，这条路终于让她走通了，姚家还是不舍得放下沈家这条赚钱的路。就像辰娘说的，什么书香门第，比谁算得都精细。

“刚才是不是婉宁在叫？”沈四太太皱起眉头。

沈四太太话音刚落，就有下人过来禀告：“是七小姐身边的童妈妈打翻了茶碗。”

“怎么这样不小心，”寿氏忙道，“七小姐可伤到了？”

下人摇摇头，沈四太太这才松口气：“总算是没事。”听说婉宁落水，老爷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，就要带着人来姚家族里，他们从扬州上船，老爷在船头站了一夜，到了晚上说梦话也是对不起辰娘。

辰娘托他们照应好婉宁，他们这些年连甥女见都见不到，如何照应？

两个人相携向前走了几步，寿氏才道：“我请了县医署的大夫来给七丫头调养，不管多金贵的药，我都找来给七丫头吃，这才算有了起色。”

沈四太太点头，却悄悄地松开了拉着儿子昆哥的手。

昆哥趁着大人不注意，一溜烟在姚家大宅里跑起来。

沈四太太似是没有想到儿子会这般，怔愣地站在原地半晌才反应过来：“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，快去追六爷。”

眼见沈家人离开，赖妈妈松了口气向姚婉如点点头。

这场戏总算是唱完了，现在的姚婉宁已经没什么可怕，她现在只想挥手将姚婉宁那张脸打烂，出了她这口恶气，想到这里，姚婉如登时冷笑起来：“七妹妹该回去绣楼里了。”

婉宁端正地坐在机子上，似是没有听到姚婉如说话。

这分明是故意不理睬她。姚婉如胸口的怒火一下子烧起来。

该唱的戏已经唱完了，她不用再给婉宁颜面：“我说话，七妹妹没听到吗？”

“五小姐，”童妈妈忙挡过去，“我们小姐的病还没好呢，五小姐要照应着点。”

“我看她比谁都好。”姚婉如拽住了婉宁的袖子。

赖妈妈忙上前：“五小姐，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……”

“不给她点教训，她就不知道该怎么乖乖听话……不过是没人认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，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。”

姚婉如话音刚落，只听到震天的哭声忽然响起来。

哭声将园子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大家顺着声音看过去，一个穿着贵气的小男孩满脸惊骇哭得十分伤心。

紧接着婉宁看到了舅母陈氏。

舅母匆匆忙忙赶过来，只是扫了一眼痛哭的昆哥，立即就将视线落在婉宁身上。

婉宁看到了舅母关切的目光，那目光真真切切没有半点的虚假。

寿氏也赶过来，看着哭个不停的昆哥，还有沈四太太和姚婉宁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。

“昆哥，这是怎么了？”舅母虽然说着话，目光却没有从她身上挪开。

昆哥指向姚婉如：“她为什么欺负我姐姐？”说着又指向园子里的下人，“她们都眼睁睁地看着，她欺负我姐姐。”说着不停地抽噎，“母亲，我姐姐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她说我姐姐是没人认的东西？”

姚婉如从来不知道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样可怕。

震耳欲聋，让人藏无处藏，躲无处躲。

沈家人边安抚孩子边看她，让她有一种想要逃开的冲动。

不，她不能走，她有什么错？她就该教训姚婉宁，只不过是让那孩子不小心听到了而已。

姚婉如看向母亲，母亲目光里满是怒气。

姚婉如心里顿时委屈，这不怪她，谁会料到这个沈家的孩子突然跑回来。

“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……”寿氏忙开口解释，说着看了一眼姚婉如。

姚婉如早没了方才的气势，在寿氏的几次三番的暗示下开了口：“我没这样说，我只是说七妹妹身体没好，该回去歇着。”

“她骗人，她骗人。”昆哥边哭边喊。

所有人的目光这下子落在姚婉宁身上。

寿氏期望姚婉宁能替婉如说话，沈家人这时候最相信姚婉宁。

姚婉如瞪大了眼睛。

所有人都在等着姚婉宁说话，寿氏柔声喊：“婉宁，婉宁……”

寿氏眼看着姚婉宁张开了嘴，她憋着气听过去。这些年跟着沈家她没少赚银子，也是吃到了甜头，才想要赚把大的，有了本金也能像二嫂她们一样在外放利，谁知道一而再再而三的生事。

“不给她点教训，她就不知道该怎么乖乖听话……不过是没人认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，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”婉宁重复着姚婉如的话，然后转过头看姚婉如，“五姐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姚婉如哆嗦着嘴唇，沈家人虎视眈眈地看着她，她想硬着头皮接着骂七丫头，却又不敢，只能空张着嘴。

“五姐姐，当着我舅母的面，你就不敢说了？”

“若是我，方才怎么说的，有人在的时候我还敢怎么说。”

眼看着婉宁嘴角浮起的讥笑，姚婉如脸皮顿时发烫起来，这是在嘲笑她。

这次连寿氏都惊在那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婉宁怎么敢这样说话。